



李甜，武汉市民

患者家属。

母亲受感染去世，父亲、自己、儿子也都确诊。



是不是他们派车把我妈送去指定医院，但他们让我自己送到指定的前进卫生院核查。

那天，我自己的身体也还是痛，但家里只有我，还好当时还能开车，就把母亲送过去了。对方只能做胸透，建议我要去大医院进一步做CT。离我们家最近的就是协和医院，但我知道那里肯定人满为患，我妈这个情况不可能排队的。我又开着车把我妈送到了江岸区一个比较偏的医院，CT做完，医生说不排除是新冠肺炎。但他们这里不具备条件。

我妈拉着我，说她喘不过气来。我赶紧把她送去了协和。在发热门诊，我是直接跪在了地上，说快来人救救我妈妈，她快不行了。幸好，有个像是护士长的人，马上找了轮椅把母亲送去吸氧，这才缓解了一点。当天我把所有能做的检查都给我妈做了，包括核酸检测。我自己也做了核酸检测。

输液室里面太恐怖了，全是吸氧的人。那天我妈就一直坐在输液室门口，但非常冷。我就去找医生问能不能安排住院。医生说新冠确诊病人都是去协和西院，但那里也没有床位了。这一切我都明白，我不奢求有床位。我就一直求医生哪怕是一个留观的位置也行。最后，医生让我把妈妈送去4楼的留观室。那里是一个两人间，我真的很感激，也很满意了。

但当时我妈的情况已经很差了，有床也不能躺，会影响呼吸，只能一直坐在轮椅上。这期间，我才知道，母亲曾陪舅舅去医院看过一次病，而我舅已经在武汉市中心医院住院，是新冠确诊病人。

这种情况下，安顿完我妈，我立马在医院对面租了一个民宿，回家收拾了一下，把我儿子和爸爸接过去住，一人一间房隔离。当时，我儿子也有点发烧了，而我爸浑身乏力。

1月31日，儿子发烧到39度，我赶紧带着他去医院。我爸那时不愿意去，说他走不动。儿子在医院吊了针，也做了核酸检测。第二天，我硬拖着父亲去医院也做了核酸。

最后，检测结果出来，我妈是双强阳确认，我和爸爸是双阳确认，我儿子单阳确认。这个检测结果也是一波三折，本来是说确诊病人才会收到短信，但我一直没有收到我妈的短信。

一开始医生说没有收到就不是，还让我放心。我坚持让医生用电脑帮我查，一看果然是确诊。

我自己一个确诊病人，那几天，就拖着这样一个身体，可以说是身分三处照顾家里人。幸好老天爷最后的怜悯，我一点症状都没有，不然这个家就彻底垮了。也幸好我没有传染给未婚夫，但他也使不上力，不能过来帮我。他家也有瘫痪的母亲需要他照顾。

拿到确诊的报告，我又电话了社区，问他们怎么办，当时他们只说了会上报。2月3日下午，我接到社区的电话，让我们去红会医院等，说是像我们这种确诊的轻症病人会安排去方舱医院。我便开车把他俩送了过去，我又回到协和医院照顾我妈。当晚，我爸是在空床上，而我儿子就在板凳上坐了一晚。

当时，虽然不知道方舱医院是怎么回事，但总算让我有了喘息，至少儿子和爸爸不用太担心，我可以一心一意照顾我妈。她情况真的不太好，不能吃，不能喝，只能靠输液维持。这种病现在也没什么特效药，只能靠自身的免疫力，我已经花了一两万元帮她输了各种蛋白。

2月4日，儿子和父亲被接去了指定的宾馆继续等待。但当天，我妈的病情急转直下，整个脸都肿了，血氧量也从前

方舱医院。图片提供 / 采访对象

